

教育叢著

第 二 十 四 種

教育雜誌社編輯

教育上之

上海商務印

行

國

教育上之理想國

常乃惠

我以為在現在中國欲從事於教育上的介紹，則具體計劃的著作比之高談學理的似乎更為有效。學理的著作雖然高深，但因一般人消化力不很強的緣故，恐怕難免多數是生吞活剝地嚥下去，而不曉得怎樣把這學理應用到實際的建設上去；所以反不如具體的計畫可以立刻照樣抄下來。但關於這樣性質的介紹，似乎還不大見有人去做？我自己雖然對於教育不懂甚麼，但因爲從前對於這一類的著作頗好搜羅；就個人讀書的經驗看來，也覺得比讀那些乾燥無味的理論書有趣得多。因此，我想就自己所已知的範圍內，逐次將這些計劃介紹一番，姑且名之爲「教育上之理想國」。但其中也有許多是已經實驗有成效的，並不單是「烏托邦」；因爲實際已試過的計劃比較的更為可靠，故尤有介紹的必要。可惜我見

聞太譚陋，僅據一兩本幾年前的書來介紹，當然難免有非常錯誤的地方；這是要待教育界同人指導的。我相信這類的介紹，至少有兩種好處：第一，可以供我們實際改革的取法，這是不用說了；第二，還可以把我們向來拘守習慣——乃至於拘守部章——的眼光放大些，或者也可以啓發我們自己創造新圖案的一種思想，那便更不虛此介紹了。

一 格里學校 (The Gary School)

格里學校制度輸入我國，似乎已經有幾年了。友人舒新城先生對我說：八年之前，他在京師教育報上曾有一篇介紹，可惜我沒有見過。我所見過的，只有前幾年本誌上一篇。——因無舊書，不便查其年月。——此外江蘇第一師範學校有一本「葛雷學校之組織」。我在民國八年的平民教育週刊上，也曾譯登過數段；後來因事中止。江蘇一師的那本書，內容頗爲詳細，此處本可不必再介紹；但是因爲我

國教育界對於此項組織似乎注意的還很少，更不聽見有人採取他的辦法試驗過格里學校制度的兩大精神：一在以最科學、最經濟的管理，減去因經費、時間、房屋等缺乏而生的困難；一在打破向來以教室學習為中心的教授主義，而提倡一種「工作、學習、娛樂」三者具備的真正社會生活的學校。這兩種精神，後者是我國一般演講式教育之棒喝，前者更是現今教育經費困難時代的恰好的補救方法。我覺得有這兩層需要，所以不嫌陳腐，願意首先介紹他。這篇所說的，完全根據 R. S. Bourne 所著的“Gary School”一書，係1916年出版；至於現在這種制度有沒有什麼發展或變遷，因無相當參考的資料，不敢斷言。

一講到格里市的學校制度，我們首先便要拋棄一種思想，就是以為格里市所佔的地位特別好，所以能實行這種制度。這話完全錯了，格里市所處的情形，不比別的都市特別好，恐怕還要特別壞些。格里市附近有一個合衆國鋼鐵會社，這是不錯的；但這個會社不但對於格里市沒有多大的幫助，倒反給他帶來了許

多的困難。當一千九百零六年以前，格里不過是一片荒涼的曠野；自鋼鐵會社成立以後，八年功夫，人口便從三百一躍而爲三萬。這種人口增加的速率竟年年以倍數增加。在這地方，教育當局的第一個困難問題便是怎樣能穀使學校中容納生徒的數目隨着人口的速率而增加，年年加增一倍的學校，已經是事實上所萬辦不到的；何況本州特別的法律，又限定教育經費須依二年前的歲入爲標準呢？結果，人口增加得這樣快，遲了兩年，便要相差四倍；以四分之一的經費，而要維持可以供全市兒童入學的學校，莫說增加的速率不能那樣快，即使有意增加，又那裏來那許多錢呢？至於鋼鐵會社雖是本市的唯一大財主，但照向來的老規矩，他對於市中公共事業的經費，多是袖手旁觀，毫不幫助的。不但如此，而且因爲鋼鐵會社成立的緣故，不但人口非常的增加，而這些新增加人民所從來的地方，也都是五方八面，良莠不齊；其中尤以南歐一帶的浪人爲多。在格里一市中，竟有三十種不同的民族，這真是格里市更大的困難。又因鋼鐵會社擴張之故，大部分空曠

的地方被公司佔去了，學校要想擴充地方也是困難得很。在這種「捉襟見肘」的情形之下，能彀勉強強把門面敷衍下去，也就很難得了，更怎麼能夠顧及創造理想的組織？然而格里市不但把這些困難完全戰勝，不但使全市的兒童都受過相當的教育，辦到在每三個成人裏面總能夠找出一個受教育的來。——而且這些兒童們所受的教育，又決不是那種短期的、半日的、速成的、不完全的教育，而是完完全全的整天教育。——比向來學校中學習的時間還要多。至於教員的待遇，尤其是全國中最好的。單就量的方面說，已是這樣可驚；再就質的方面說，這種「工作、學習與遊戲」的學校，又是完完全全實現了杜威博士「教育即社會」的理想。所憑藉者如彼，所成就者如此，真令人不能不佩服格里市教育當局的崇高的理想與熱誠的毅力；而我們中國那些意志薄弱的教育家，往往藉口於經費不充、地方不大、等等的困難來自文其短的人，看了這個，從此也就不必再說那些沒志氣的話了！

格里本是美國印第安州，(Indiana)的一個小市，在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南端，距芝加哥(Chicago)三十英里遠近。他的驚人的成績，都是由他那位學校監督維廉華德(William Wirt)君所造成的。華德君未到格里之先，已經在婆落夫頓(Bluffton)將這種理想的制度實際試驗過，所以我們當讚美格里制度的時候，不要忘了他在婆落夫頓的八年預備功夫。華德君是杜威博士的弟子，故他所有的理想，大部分可以說是從杜威博士得來，回看杜威博士到了中國兩年，中國教育界不但沒有一處實現過一種知行合一的學校的計畫，就連一部明日之學校的書除了報紙雜誌上的片段的翻譯而外，竟至今還沒有一部單行本出來！這真是我們學教育的人所應當引為大恥的了。

以下要進而述華德君對於格里學校制度的改革計畫。他的理想，用一句話概括起來，便是要創設一個形勢最複雜的工作、學習與遊戲學校。但是我們要明白華德君這個理想並不是實現於某一個學校之中的，我們所謂格里學校制度，亦

非單指格里市中某一學校而言。格里市教育行政的組織，統於一個學校監督之身；學校監督之下，輔以一個教育局，有三個局員，幫助學校監督執行事務。學校監督由華德君擔任，所以他這計畫乃普及於格里全市的諸校，而非僅限於一校。就中最著名的學校，有 *Emerson, Froebel, Pestalozzi, Jefferson* 等。但華德君最大的成功還不在完全按照他的理想所建設的新學校（如 *Emerson, Froebel* 等），而在對於舊有學校（如 *Jefferson*）的改革。從這一點看來，格里制度不是純粹的理想，而是切實可以應用的方策，也就可見了。

華德君教育的理想，是要造就一個完全的兒童；不但如舊式教育的偏重智力方面，并且要使兒童的身體、藝術、作業、科學諸方面，都和智力得同樣的發展機會。這自然不是強迫任何兒童都有同樣的嗜好程度，祇不過是供給他們以相等的機會，使他們不至限於環境，僅為偏枯的發展罷了。總而言之，就是要把兒童放在一個有各種不同的發展的機會的環境裏，使兒童可以有機會去選擇他自己以

爲最適宜的活動，因以發展他的本能到最高的程度。本於這個原理，故格里學校的制度不像普通學校專以教室爲大本營的一樣；他的學校的組織包含有四個主要的原素：第一是體育運動場，第二是學智識的教室，第三是實際作業的工廠，商肆，第四是練習社交的公會堂。這四種活動，在格里學校中看起來，價值是一律平等的，決不像普通學校那樣把智力的工作看得比手工特別重，或者把課外作業看得比正課格外輕。他的目的是要使兒童整日不斷地對於各方面活動，而發展成一個完全的人。

華德君主張學校應當完全把幼稚園到中學以上一切包括在內；這種學校在經濟上固然是節省，就從教育的眼光看來，也是很好的，因爲可以使大學生與小學生中間的距離不致相隔過遠。華德君以爲一個人若要使品格、能力完全發展，非使他從少至大受一種繼續的教育不可；這個主張，在我看起來，是極對的。現在各級分立的學校，其弊往往使在小學中慘淡經營造就出來的好學生，一到升學

以後，多數便受了不良化；在中學方面任你辦得怎樣好，而因小學教育不良的緣故，往往也難於矯正。因此我以為想辦理想學校，非從幼稚園辦起不可，又非繼續辦至大學不可；除了經濟問題以外，似乎再沒有別的理由可以打破這個主張了。

華德君以為遊戲場是學校中最主要部分之一，故格里市中無論大小學校，都有幾片很大的遊戲場。最大的特色，是這種遊戲場都是散在市中各區的，任市民參加運動。遊戲場之外還有校園及飼養動物場之類。體育館也設備得很完全。

校舍建築的特色是：門前有很寬大的走廊，壁上懸有學生所製的各種成績，藉以引起學生創作的趣味。博物館也是極端開放的，與普通學校中幽閉式的博物館不同——按我國大都會中，這樣幽閉式的圖書館也少見，更無論學校裏，更無論非幽閉式的博物館了；友人陳兼善先生主張三館主義，他說：「一個學校非具備有圖書館、科學博物館、體育館三館不可。」這話真是不錯。沒有三館的學校，簡直可以不辦；我還有幾句過激的話，就是在中國的現狀之下，與其辦小學，不如辦

博物館、運動場；與其辦中學，不如辦圖書館；與其辦大學，不如辦科學研究所。熱心教育的人，望三思我言！

格里各學校中教室的設備，亦與通常不同；他的特點有五：一，教室陳列不拘形式，得因兒童的意向而變動；二，各科教室分開，故對於本科得有充分自由布置的餘地；三，教室內陳列與本科有關的種種器物，不僅是一間空洞的房屋；四，理科教室與工場相連，故學理與應用得聯成一片；五，教授決不用注入式的講授，而令學生自動的作業。

工場、商肆也是華德的學校計劃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沒有一個普通學校，他的工場、商肆的佔地能穀如格里學校中所佔的那麼樣大的。而且種類又是很多，在 Emerson 學校中，他的工場有：木工場、金工場、製圖室、鑄造場、鍛鐵場、機器室、印刷所、電氣場、以及縫紉、洗濯、烹飪諸室。所有這些設備，都實在和實際的鋪肆一樣，不僅是敷衍門面。——按中國現在的學校，就是有意工場的，也祇是敷衍門面的設備，

然而即這種敷衍的設備，全國中還找不出幾個哩！這些工場的窗戶都用玻璃製成，使不作業的學生走過窗前，不覺地便要駐足看看，以引起他對於此事的興味。我們既然曉得華德君的教育計劃的主要部分即在這四個原素，那麼，我們辦學校，縱然說別的高遠的理想難得成功，對於這種僅僅設備教室、運動場、工場及公會堂四部分，總不至於覺得很難辦了。學校中具備了這四部分，便不愁教育目的不能達到。現在一般志氣薄弱的教育家，看了這個，一定又該說：「學校中要這許多設備，那裏來的那些房屋？」殊不知格里學校的設備也都是利用廢屋；曉得利用廢物的法子，正不愁沒有地方供你設備哩。

華德君根據杜威博士的學說，以爲學習必須從經驗中得來，因此他在格里學校所有教科的設施都是以實際的應用爲主。他的目的是要把學校做成一個自給的小社會，因此所有工作都是眼前就可以實用的，決不是紙上空談。他的學校實在就同古代的一個小社會一樣。譬如木工場便真替學校製桌子、椅子；建築科

便真替學校修補房屋；靴工場便真替學生們製靴子；園藝便真要飼養動物，培植植物；烹飪、裁縫也都是一樣地要做實際的工作；此外有銀行，有檢查場，都是實際要執行職務的。總而言之，華德君的理想便是要實現杜威博士「教育即社會」之說。

如果學校真是一個兒童的社會，那末在這個社會中，不可不有一個公眾聚集的場所，以爲大家交換意見及娛樂的機關；格里學校中的公會堂便是預備這個用處的。這種公會堂的使用，大約除了格里的學校以外，再沒有那樣巧妙的了。這個公會堂，在格里學校中，如同一個大戲臺一樣，每日不斷地輪流表演各種的新戲。凡是各種的講演、集會、以及學生種種的游藝，都在此處舉行。學生們每日也不斷地輪流去聽。在這個地方訓練兒童的社會道德，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們中國的學校，有禮堂的已經很少，有禮堂而曉得把他怎樣利用的，恐怕是絕無僅有了。我們要明白格里學校的成功，只在善於利用廢物，便曉得中國的教育並非真是

窮得沒有下手處，只是有許多白白耗廢的地方罷了。

總括起來說，格里學校的教育便是替兒童造就一個小社會，用以代替舊日的學校、工廠、家庭種種的教育；這是在現在這種變化中的社會和實業情形底下所必須的一種制度。

格里學校的功課科目與印第安州的教育法令所規定的並無不同，不過他的教授法却完全不一樣。教室的設備前面已經說過；他的目的便是要創造一個特別環境，使兒童一入其中，不待教授自然便感有一種特別的趣味。他尤其注重教科的聯絡，如歷史與地理，生理學與生物學，讀法、書法、綴法、及話法，都合爲一科教授。此外各科，也極力使之互相聯絡；譬如教歷史與科學的時候，便可以順便練習作文；在工廠或商肆中，又可順便練習英文或算術；理科的筆記，令國文教員修正；所以名義上雖是各科分立，實際上却是互相聯絡。至教授的方法，不外用實際的情勢使學生自動的研究。所有教材，大半取於學校的環境；所以兒童不致感得乾

燥無味。如教歷史，就令學生表演當時的情狀；教理科就令學生檢查學校種種的日用品；教生物學，就令學生直接飼養動物，栽培植物。總之，格里學校的教授是要兼顧「實用」與「文化」兩方面的。所有的設施似乎有點偏重實用，但原理非從經驗學來不可，所以並非只顧實用一方面的。

格里學校關於訓練方面的主義，與普通學校中半軍事的訓練截然不同。他用教員與學生協作的法子，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都養成自治的習慣。格里學校的兒童對於學校中所要作的事，都能了解，因而責任心亦自然增加。在格里學校中，形式的訓練可以說完全沒有，全仗著公共的作業等事來陶冶他們的品格；所以普通一切學校所常用的自治會及榮譽制度 (honor systems)，他們都不採用。從前在 Emerson 學校中，曾試行過一種兒童村的制度，但沒有效果，因為他總不免有一點假扮的性質。——按此，可見現在一般學校中所通行的學校市等虛偽制度實在毫無用處。——後來便把他廢止，而另代以一種學生會議 (atli-

dents council, 由高級的班次中選出學生來管理體育、集會, 以及其他有關學生的事務。這種選舉很爲鄭重, 事前由各派推出候補者, 並由候補者發表他的主張。他們這種競爭往往公開, 甚至校外的市民也可加入。總之, 格里學校的訓練精神與他別的主張一樣, 都是要從實際的事業上使學生得效果。

以上是格里學校的大概情形。此外關於教科的編訂也很有可採之處; 但這是爲格里市環境所限而不得已想出的辦法, 與他環境不同的地方似乎沒有模倣的必要, 故此處不再說了。

我對於這種制度的批評如下: 我以爲各種理想的制度, 在今日最可做行, 最有利無弊的, 再沒有過於這種制度的了。其中尤有最可佩服的幾點, 現在特別提出來略說一說。

第一點可佩服的, 是他把學校認爲是工作、學習、娛樂三種性質的練習場, 而不僅是學功課的地方。中國現在的辦學者大半只知以教授功課爲惟一的目的, 姑

無論講演式的教授決不會有多大的效果，即使效果十分滿足，也不過造就出一個盛載智識的機器罷了。尤其最壞的，是現在鐘點式的制度，其結果使無論教者學者都認只有上課的幾點鐘為在學校負責任的時候，過此以後，任憑學生怎樣，便與學校毫不相干了。而且把上課的鐘點排列在一起，尤其容易引起這種段落的錯誤觀念。即使有些學校除了正課以外也還提倡些工作和娛樂的事業，但總沒有能把他看作和正課一樣重的。這種貴族式的學校，應該拿格里制度來救正他。

第二點可佩服的，是他主張學校應當包含各級的兒童在內。我以為這是要辦一個理想的學校所必不可缺的條件。試想好的小學若沒有中學、大學以繼其後，雖然費盡辛苦，造就出多少好的兒童來，將來難保不一個個壞在誤人的中學、大學之手。大學校呢，若自己沒有良好的小學校從根本地方培養起，則所招學生必然程度不齊，亦難得收良好的效果。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理想學校非具有統合的